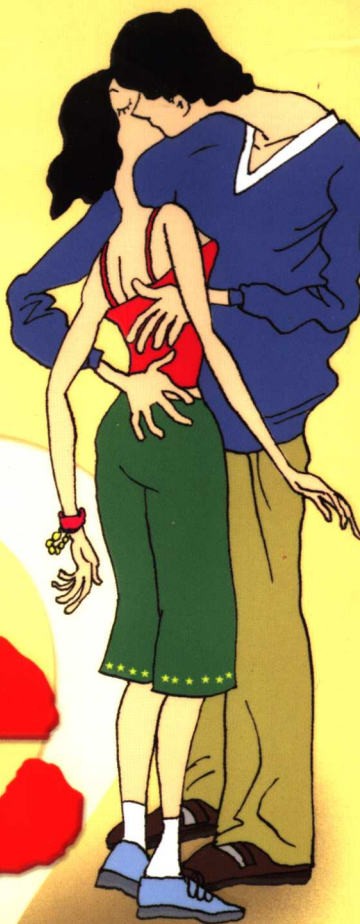


方圆丛书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喂！

谁吻我

戎马*著

追求虚幻幸福的女孩肖琳，在父母的冷淡和漠视中，为了放纵自己爱唱歌的天性和向往自由的野性，在离家出走去报考音乐学院时，却多次遭骗遭欺，失去童贞，莫名其妙地与一个大她三十四岁的男人，产生了爱情……

喂！

谁吻我

戎马*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喂!谁吻我/戎马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3

(方圆丛书·问题女孩系列/刘斌武主编)

ISBN 7-80673-377-9

I. 喂... II. 戎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88801号

丛 书 名 方圆丛书·问题女孩系列

书 名 喂!谁吻我

著 者 戎 马

责任编辑 刘斌武

美术编辑 李文侠

封面设计 田 晗 李文侠

封 面 画 王建新

责任校对 李 鸥
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ail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
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377-9/I·209

定 价: 1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杜舸。我柔柔地叫。

嗯。杜舸轻轻地答。

我们一块儿走吧，我说，我们肯定会考上音乐学院的。

杜舸没回答，两眼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。回答我的是沙沙的风吹树叶声和潺潺的小溪流水声。

银钩弯月下的一缕白云，轻轻地飘着，瞬间就从弯月的右边飘到了弯月的左边。

杜舸，看见了吗？我就是那缕云。我望着渐飞渐逝的白云说。

肖琳。杜舸语气沉重地叫了我一声。

我将目光转到杜舸的脸上，从杜舸的眼仁里看到了银钩弯月，也从他的眼角看到了闪烁的荧光。

杜舸接住我的目光说，你不能不走吗？他的声音像哀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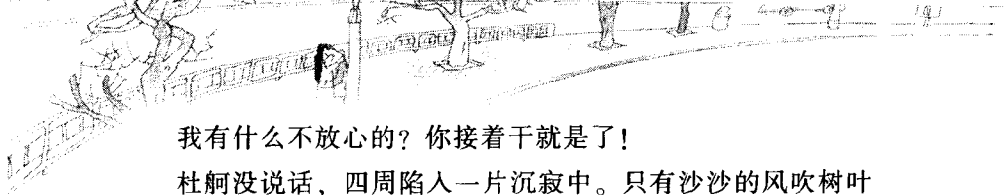
我为什么不走？我像吃了炮药的口气，轰走了杜舸眼中的弯月。

你走了我们文学社怎么办？杜舸小心翼翼地阻拦我。

既然我走了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怎么办都与我无关了。

可文学社是你组建起来的，你难道就放得下心来？





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接着干就是了！

杜舸没说话，四周陷入一片沉寂中。只有沙沙的风吹树叶声和潺潺的小溪流水声。

此时，我的心不但没沉寂，反而狂躁了起来，望着已升到中天的弯月说，你想吻我吗？

杜舸一脸哀怨地转向我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肖琳，我想你的时候，能去看你吗？

我默默地点点头，看到他眼仁里的弯月，蒙上了一层乌云，雾蒙蒙的。感到他的手热乎乎的，潮湿而颤栗。

我将我羞涩、潮红、湿润的嘴唇，送到杜舸的唇边，杜舸像咬了一口青果似的，酸得浑身哆嗦了一下。然后，松开我的手，将我紧紧搂在怀里。像一头干渴的牛犊遇到了泉水，不忍再抬头。

月亮作证，这是我的初吻。我将我的初吻，献给了我心仪已久的恋人。

我在心脏狂跳、身体燥热的难耐中，轻轻推开杜舸，说我该走了。

瞬间，痛饮了甜润泉水的杜舸，眼角闪烁的晶莹的泪，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月光将它们映成了两条波光粼粼的小河。

杜舸拿起他心爱的吉他递给我，肖琳，你把我这把吉他带在身边，就等于我陪在你身边，你便不会感到孤独。然后，杜舸又说，我想你的时候，就会去看你的。

我轻轻地嗯了一声，点点头。

杜舸背起我瘪瘪的行囊，痛苦而惆怅地把我送到火车上，紧咬着嘴唇向我挥挥手，就连声再见都没说出口。

午夜，火车一声长鸣，载着我的梦想离开了山城，离开了这个印记着我童年和少年喜怒哀乐的地方。

列车启动的瞬间，我的心突然变成一颗酸果，两眼酸涩地贴着车窗，望着站台上杜鵑孤零零的身影和被甩在身后的昏黄的灯。

我的爸爸妈妈是山城市一所中学教师。妈妈将我生下来，产假一满，就把我丢给了外婆。所以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只有外婆，没有妈妈，更没有爸爸。

外婆的家在一座深山里，外婆的房子背靠青山；面对绿水。晴天，天高云淡；阴天，云雾缭绕。颇似绝妙的仙境。我就是在这种仙境里，完成了由蛹到蚕到蛾的蜕变。外婆说，我每蜕变一次，就漂亮一回，直到我变成一个小天仙。

外婆爱唱歌，唱山歌，唱民歌，唱情歌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婆张口就是歌。什么歌都会唱。外婆的歌声就成了我成长的摇篮，我就是在外婆歌的摇篮里长大的。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是我跟着外婆学会的第一首歌。

坐在外婆门前的丝瓜架下，望着被阳光撒满碎银子的波光粼粼的一江绿水，外婆唱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我也唱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摇来了爸爸和妈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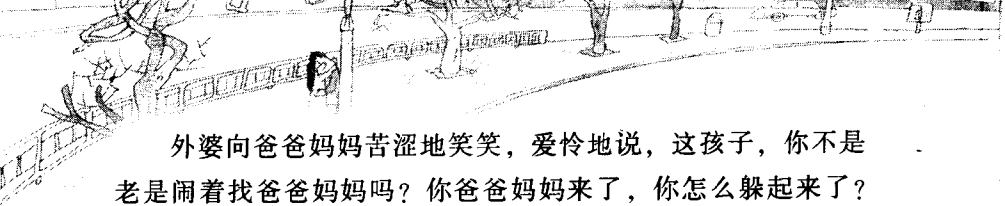
外婆指着妈妈说，琳琳，快叫妈妈，这是你妈妈。

我藏到外婆身后，紧紧抱住外婆的腿，怯怯地伸出小脑袋，惊恐、陌生地偷眼看从旅行包里，往外掏水果糖、果冻、饼干和糕点的妈妈。

妈妈晃着手中的饼干说，琳琳，快过来，这是妈妈给你买的。

听到妈妈的声音，我像一只胆怯的小耗子，将伸出去的小脑袋，噌地收到外婆的腿后面。





外婆向爸爸妈妈苦涩地笑笑，爱怜地说，这孩子，你不是老是闹着找爸爸妈妈吗？你爸爸妈妈来了，你怎么躲起来了？外婆的一只手，伸到背后，拨拉着我的小脑袋，琳琳，叫爸爸，看你爸爸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？

外婆的手越拨拉，我的脑袋越藏得严，紧紧地靠在外婆的腿上。

爸爸妈妈在外婆家住了一天，我一声爸爸妈妈也没叫，却抱了一天外婆的腿。

爸爸妈妈临走时，我从外婆的腿后伸出小脑袋，怯怯地望着他们朝山下走去。他们一登上江边外公的渔船，我就大声唱起来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

列车奔驰在夜间空旷的山里，山谷响起的巨大回鸣，沉重而粗犷、短促而铿锵，就像一首奔放的摇滚乐。

望着窗外月色朦胧的逶迤的山，我似乎看见了外婆家门前的那丛杜鹃花。

外婆住的山上，最好看的花是杜鹃花。杜鹃花开的时候，山就变成了红色，远远看去就像是铺了一张红地毯。惟独外婆门前的那丛杜鹃花，开放得火样红，站在外公的渔船上向上看，就像是一簇燃放的火焰。

这簇火焰燃了熄熄了燃，在我六岁那年春天再次燃放的时候，外婆几乎天天早上望着这簇火焰，呆呆地愣会儿神。我也跟着外婆站在火红的杜鹃花前，瞅瞅花，瞅瞅外婆的脸，却破解不出外婆心中的谜。

每当外婆看到我不解的眼神，便嫣然一笑，对我说，琳琳，唱支歌给外婆听。

我就调皮地问外婆，你想听什么歌？

外婆总是说，你唱的歌，我都爱听。

于是，我就放开喉咙唱：

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

我稚嫩的童声，划破大山的寂静，唱出山后的太阳，唤来百鸟的朝鸣，伴着奔腾的江水飘向山外，飘向远方。

有时候，我唱完第一支歌，外婆便会唱响另一支歌。可每当外婆唱完第一句，我就接唱第二句，外婆圆润嘹亮的女高音和我稚嫩清脆的童音，就成了这大山里的迎晨曲。

歌已注入了我的血液，循着我的血管在身体内欢唱。血脉的弹跳，就是歌在我体内的燃烧。

火红的杜鹃花枯谢了，外婆脸上的愁结却厚了。

一天我看到外婆的眼里噙满泪，问外婆，你哭什么？

外婆却问我，琳琳，你会记得外婆吗？

我点点头说，会的，我心里只有外婆。

外婆满意地笑笑，用袖子擦去溢出眼眶的泪说，琳琳，你爸爸妈妈要接你走了。

我一愣，到哪儿去？

外婆说，到城里去上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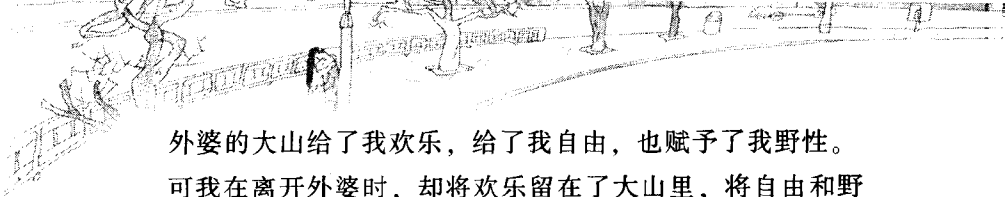
我扑闪着两只眼睛问，外婆也去吗？

外婆说，傻孩子，外婆老了，外婆不上学了。

我倔强地摇着外婆的胳膊，不，你要去，你不带我去！

那天，我没唱歌。悄悄躲到山坡上的茶树下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，在编织自己美丽的梦。





外婆的大山给了我欢乐，给了我自由，也赋予了我野性。

可我在离开外婆时，却将欢乐留在了大山里，将自由和野性带到了城里。

爸爸妈妈都是很敬业的老师，他们每天好像都有忙不完的工作。我的到来，给他们增加了辛苦和劳累，一阵热情过后，对我从大山里带来的自由和野性，就留下了冷漠和絮叨。

对城里的一切我是陌生的。城里没有旷野，没有江水，没有鸟鸣，没有火红的杜鹃，有的只是匆忙的人流，繁闹的街景，陌生的面孔。

我从大山带来的自由和野性，在笼子似的城市里，得不到释放，渐渐地被压抑成了孤独。

于是，孤独便成了我生活的内容，成长的足迹。

大山在赋予我自由和野性的同时，也赋予了我灵性，进入学校的我，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，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，学校成了我施展灵性的天地，家却成了我积蓄孤独的场所。

孤独来自于我对外婆的思念。家里的墙上，有一张镶在红木镜框里的外婆的照片。我思念外婆的时候，就静静地瞅着外婆的照片，想着大山里的杜鹃花，想着大山里奔腾的江水，想着摇碎江水的小渔船，默默地在心里与外婆对着歌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脸上才浮出欢笑，我的心情才露出晴朗。但孤独中的欢笑和晴朗，仍是孤独的，因为孤独的根，已经扎在了我的心底，流在我的血液里。

孤独来自于爸爸妈妈的沉默寡言。爸爸在我的眼里，是一个不会笑的男人，他那张冷峻的脸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对我开放过。厚而紧绷的嘴唇，似乎也从来没对我张过。虽然我对爸爸

很崇敬，但崇敬得有点畏惧，崇敬得有点远离。有时我从爸爸的眼神里，能够看出他对我灵性的得意，对我学习的赞许，可他却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一句。表扬是一种情感的浇灌。没有情感的浇灌，导致了我与爸爸的感情越来越干涸，越来越疏远，疏远得我都感到了生分。

妈妈虽然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但妈妈对我说的话，却要比爸爸多。可妈妈的话，总是一种教训的口气，让我听着很刺耳，甚至让我从心里产生强烈的反感。比如，琳琳，记住袜子必须每天洗！琳琳，洗完澡为什么不清洗澡盆？琳琳，有时间要多看看书，不要只听那些流行歌！琳琳……在妈妈的眼里，我好像是个没有教养的傻丫头，是个不明事理的愚蠢人。

我是在外婆歌的摇篮里长大的，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外婆教会我的歌。城里没有外婆，我血液里的歌，也就凝聚成了孤独。

孤独给我刻下了深刻的印痕，伴我走过了少年，把我送入了中学。

我考上的高中，是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。它坐落在城南的开发区，离我住在城北的家较远，上学下学都要穿过整座城市。

于是，我选择了住校。我选择住校，不仅仅是因家和学校相距较远，而是为了摆脱孤独，摆脱爸爸妈妈的冷漠和絮叨，恢复我的自由和野性。

妈妈和我的班主任是师大同学，妈妈把我送到学校的那天，和我们班主任讲了很多，特别提到了我的忧郁。妈妈在讲这些时，我的脸红了。我是为妈妈红的。我不知道妈妈怎么把我的孤独看成了忧郁？心想，妈妈镜片后面的眼睛，太不敏锐





了。

也许，孤独和忧郁有着本质联系，妈妈没看错。

可我住校后，却没有了孤独，也没有了忧郁，我充满了欢乐。

住校不到一个月，就给了我施展天性和唱歌才能的机会。

国庆节，学校要组织《歌颂祖国》文艺会演，要求每个班出三个节目，我报的节目是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班主任在选拔节目时，一听我的歌喉，就兴奋地问我，肖琳，是谁教会你唱歌的？这么动听。

班主任知道我妈妈不会唱歌，所以才给我开这样的玩笑。

我回答说，我外婆。我外婆会唱很多的歌。

就是班里选拔节目的时候，我熟悉了杜舸，一个机灵、睿智、风趣、幽默，且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儿。

杜舸会吹短笛，会拉手风琴，会弹吉他，他的才艺是从小跟着聂老师学的。那天，我在会演时，唱的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就是杜舸用短笛伴奏的。我的歌声和他的笛声，和谐一致，优长互补，相得益彰，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。评比结果，我们得了一等奖。

这次会演，让我喜欢上了杜舸。

一等奖，拉近了我与杜舸的距离，赋予了我歌星的美名，排遣了我心中的孤独。同时，找回了我幼年那个欢乐、自由、野性的自己。

这时候，我感到了温暖，也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。

获会演一等奖，对杜舸来说，可能也是没有想到的。过了几天，杜舸约我晚饭后，到教学楼后面的草坪里去练歌。杜舸说，我们应该提前为春节会演做准备，春节会演我们还要拿一

等奖。

晚饭后，我如约到教学楼的草坪时，杜舸早已等在这里了。我初次与他独处，脸上迅即蒙上了一层羞涩。一时，不知该怎么向杜舸打招呼。

可能是杜舸也没单独与女孩儿相处过，突然见到我也露出了窘态，竟然吭哧了半天才说，肖琳，你的歌唱得太美了，一点不比歌舞团里的演员差。

杜舸这么一恭维，我的脸更红了，直觉得呼呼地冒火。听别人恭维是幸福的。此时，我就尝到了这种幸福的滋味。

清澈的月光，给大地披上了一片银色。我借着月光的银辉，看到杜舸身旁的吉他，就想到了电视里歌手们自弹自唱的情影，红着脸对杜舸说，你能教我弹吉他吗？

杜舸立即拿起吉他奉承我，你要能自弹自唱，一定会更靓。

杜舸的话，像甘泉一样，润泽了我的心田，我的心花立即怒放了起来。在心花怒放中，杜舸抚着我的手，拨弄丝弦的感受，又像电流似的，麻酥酥地传遍了我的全身。

这是我与异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这次接触虽然引起了我精神上的紧张和慌乱，但也撩开了我认识男生的神秘面纱。

爱好与爱好的碰撞，会碰出智慧和理想的火花。我和杜舸对文艺的爱好，就撞出了燃烧着青春的智慧和理想的火花。

当我试着弹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曲子后，便突发奇想，对杜舸说，我们应该成立个文艺社，把爱好文艺的同学，都吸收进来，让我们的校园生活，更加丰富多彩。

杜舸立即附和道，你这个想法好，我支持你，第一个报名参加。

杜舸给我的鼓励，让我张开了理想的风帆，也满足了我野





性的欲望。

我遐想着说，将来我们文艺社可以把节目送进大山里，为那些没有进过城的人演出。就像中央电视台办的《心连心》文艺演出一样，让更多的人看上我们的节目。

杜舸则说，肖琳，等你成立了文艺社，我可以把聂老师请来，给我们辅导。

我和杜舸的共同爱好，碰撞出的火花，就这样燃烧成了烈火。

我与杜舸将成立文艺社的想法，给班主任老师汇报后，班主任立即给予了支持和关注。并且班主任还建议说，你们应该吸收更多的同学参加，把文艺社改名为文学社，把爱好文学的同学也吸收进来。

耶！一声欢呼，表达了我们老师的敬仰和崇拜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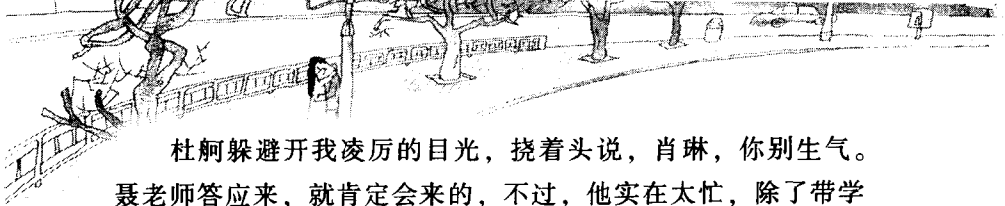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社很快在班主任老师的扶持下成立了，我任社长，杜舸任副社长。

我找到了我的位置，使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。

聂老师是市文工团的音乐指导。杜舸的才艺，就是从小跟着聂老师学的。我们文学社成立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杜舸都没能把聂老师请来，这让我有点下不了台。因为我们文学社的这把火，已经在校园里烧起来，别的班里的文艺和文学骨干都参加了。文学社已不是我们班的文学社了，成了我们学校的文学社。学校由于有了我们这个文学社，原定的寒假前的迎新春文艺会演取消了，改由我们文学社来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。仅凭我的能力，唱唱歌还行，如果要排练出整套文艺节目，就心有余力不足了。

所以，我不客气地问杜舸，你到底能不能把聂老师请来？





杜舸躲避开我凌厉的目光，挠着头说，肖琳，你别生气。聂老师答应来，就肯定会来的，不过，他实在太忙，除了带学生，还要去“跑场子”。

跑场子？什么叫跑场子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一脸惊愕地问杜舸。

就是……就是到歌厅、舞厅、酒吧、茶吧，为人弹唱，一夜他要跑七八个地方。杜舸解释说。

我默然了。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和痛苦。

那他一夜能挣很多钱吧？我不知怎么又莫名其妙地问了这样一句话。

杜舸摇摇头说，老师的事，我从来不问。然后他又猜测道，也许吧……也许他会挣很多钱。

临近寒假前，聂老师终于来了。

聂老师是个五十多岁、身材挺拔、皮肤白皙的男人，一头长发映衬出了他艺术家的风度。他看过我们排练的节目后，一一给予了指点，他的那种认真劲，俨然把我们当成了他文工团里的团员。

严师出高徒。我佩服聂老师，我们排练的节目，经过他的指导，确实上了一个台阶，演出后得到全校师生的高度赞扬。我羡慕杜舸，认为他有这样的老师指导，将来一定能够出息成音乐家。

不过，我的歌声，也得到了聂老师的认可和赞许，说我只要再经过系统训练，就一定会有大发展。还说，发展得好，前途不可估量。

聂老师的话，就像一顶无冕皇冠，既让我飘飘然起来，也让我的心长上了翅膀，飞驰了起来。

这也正好迎合了我向往的自由和野性。

为了得到聂老师的指导，春节过后，我和杜舸跟聂老师悄悄跑起了场子。

歌厅、舞厅、酒吧、茶吧，这些地方我从来没进过，不知道里边都生活着什么样的人。

当我跟在聂老师和杜舸的身后，走进红月亮酒吧的时候，我立即被柔和的灯光，雅致的格调，温馨的气氛感染了，原来这里是城市里的世外桃源，就像外婆的大山里一样，是一个远避尘嚣的地方。顿时，我就找回了我失去多年的跟着外婆唱歌的感觉。

聂老师的钢琴一弹响，杜舸的短笛也跟着响起来，我站在追光灯下，放声唱起了《珠穆朗玛》：

珠穆朗玛啊啊/珠穆朗玛啊啊/你高耸在人心/你屹立在蓝天下/你用爱的阳光抚育格桑花/你把美的月光洒满喜马拉雅/珠穆朗玛珠穆朗玛/我多想弹起深情的弦子/向你倾诉着不老的情话/我爱你珠穆朗玛/心中的珠穆朗玛
.....

也许我是这里的新面孔，也许是我的歌声打动了听众。我的歌声一停，酒吧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聂老师和杜舸，站在我的两旁向听众鞠了三次躬，掌声都没有停下来。

此时，我心里就像灌了蜜一样甜，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幸福。

掌声不停，聂老师和我们就无法走出乐池。酒吧老板只好走过来，伏在聂老师的耳边说了些什么。聂老师便对我说再唱





一支《常回家看看》。

这次，我的歌声一停，聂老师不管听众的掌声再怎么鼓了，拉起我和杜舸就走出酒吧，跳上一辆的士，向红土地舞厅赶去。

跑场子都是约定好时间的，我们去的时间晚了，就会晾了老板的场子。所以，一上车，聂老师就催司机快点开！

第一次跑场子，就让我赢得了掌声和鲜花，这让我在受到鼓励的同时，也让我感到了刺激，正是这种刺激，让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

舞厅与酒吧相比，没有酒吧的那种温馨和宁静，却多了火热和激情。一对对舞伴在宇宙灯闪烁下的那种浪漫和热烈，又让我感到了别样的沸腾和温存。

我在这里唱的歌，照例是《珠穆朗玛》。

聂老师和杜舸的音乐一响，一对对舞伴们，就牵手搭背地步入舞池。我的歌声就成了舞伴们的兴奋剂，让他们的舞步变得更加洒脱、轻快，充满热烈和激情。旋转起来的红裙子、白裙子，犹如飞起来的红蝴蝶、白蝴蝶，小小舞池似乎成了蝴蝶飞翔的花圃。

望着飞翔的一片彩蝴蝶，我又想起了外婆山上的杜鹃花，想起了飞翔在杜鹃花丛中漂亮的蝴蝶。于是，心中的激情，随着歌喉一块儿迸发出来，使我的歌声更加情真意切，更加激昂高亢，更加悦耳动听，我自己都感觉到有点情不自禁了。

我的歌声一停，舞厅里不但响起了掌声，而且还响起了尖厉的口哨声。当我在向大家致谢时，却看到我手里不知什么时候，已握了一大束漂亮艳丽的鲜花。

这次，聂老师没有接受老板的挽留，匆匆地拉起我和杜舸，就向杜鹃红舞厅赶去。